

清·李瀚章 编纂
清·李鸿章 校勘

第十五卷

曾国藩全集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曾国藩全集

(书 札 鸣原堂论文 文 集)

清·李瀚章 编纂

清·李鸿章 校勘

(第十五卷)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复毛寄云制军

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九日

寄云仁兄同年大公祖阁下：

接惠书敬悉。凯章处弟曾寄一缄，劝其度岭南征，不知日内开募成军否？台从果于何时启节？至以为系！水师宿将，应取材于下游，诚为至论。雪琴来此，弟与之熟商，既用彭、杨部下之将，须派统领一员，营官数员，哨官数十员，全仿淮扬水师、太湖水师之例，全军规模略具，在粤中仅添勇丁船炮而已。现已商派阳江镇总兵任星元为统领，即日函商厚庵将营哨各官派定，俟筠仙中丞过此时，即令携诸将以行。逸亭如果东来，自当专案出奏。惟近日奏调之案，往往屡疏交争，而卒无赴调之日。故弟先函托希帅谆请逸亭东下，俟行期已决，再行疏陈，或亦省笺牍之繁。黄老虎伏诛之说，自是浪传，其受伤或尚可信。近日全股围攻青阳四面，文报不通，如青阳不保，则下游南陵、泾县、宣城、芜湖皆将大震。皖南积骸成莽，人类将尽，而贼势蔓延其间，未有已时，不知上天何恶于皖，造此古今未有之浩劫！而鄙人薄植，适丁斯厄，终夜以思，但有悚畏。复请台安。

致鲍春霆

同治二年八月初三日

春霆仁弟大人阁下：

贵恙近已全愈，各营士卒病者日见轻减，至以为慰！闻金陵米盐菜蔬，比前稍贱，军士日用之需，少得便益，则苦况亦减矣。贵营扎城北，离孝陵卫太远，难于施功。必须改从城南进兵，庶几粮路易通。闻黄、李、古、赖等股，皆将回援金陵，贵军至大胜关后，先扎一不甚要冲之地，俾各营略得安闲。待击退援贼后，再进孝陵卫可也。手此，即候捷安。

复李少荃中丞

同治二年八月初五日

少荃世仁弟大人阁下：

接惠书敬悉一切！湖荡河汊如此之多，质堂又不肯分扎淮扬，师船亦有难于抽调之势。然号令者吾辈所当共守，而共惜之者也。敝处号令不行，亦行及尊处矣。临淮危如累卵，义渠吁救甚切，亦断不能置之不问。顷普、张、朱营之在怀远者，业因粮尽撤退，军火器械委弃殆尽，概由此间搬运挽救。袁帅长逝，希公久病，苗捻诸艰，遂毕萃于鄙人之身。昌岐往援义渠，即所以助鄙人，但恐陆路瓦解，非水师所能为力耳。

复左制军

同治二年八月初七日

季翁仁兄大人阁下：

接惠章谨悉。贵恙近想霍然！军士病少减否？敝军各防亦苦多病。沅、霆二部今病不能战者尚有四成，余军亦略相等。惟青阳朱军独多，云岩病已二月，不省人事。营官死者一人，病者四人。黄李大股围攻青邑，四面包裹，文报不通已十七日矣。城中米粮不足，万难久支，现饬申夫往援，渠军仅三千人，病者什四，岂能解此重围；江、席亦以士卒病困，不能继进；若青阳不保，则南陵、泾县、宁国、芜湖，处处吃紧，势且瓦解。弟现调鲍军仍由燕子矶渡回北岸，再由江北渡过南岸，以备上援宁、芜之急。上游无恙，则再进孝陵卫，扼截金陵粮路。是否有当，尚祈卓裁示及！临淮事日岌岌，普、朱、张军由怀远撤回，军械委弃殆尽。日内由此搬运，不能遽到。临淮四战之地。唐部无一可恃之将，苗逆战事未知何如？守则过于发逆。营垒一夕必成，一成则无能破者。中原之祸方殷，断非薄劣所能胜，即僧邸恐亦未足了此也。

致陳作梅

同治二年八月十三日

作梅仁弟大人閣下：

前接惠書，稍稍裁復！聞少荃中丞，勤劬堅卓，夜以繼日，其勞苦五倍於敝處。較之他省疆吏，抑又有加。人生之精力有限，而斯世之災變方長，曷勸之少節勞勩，留此身以久膺艰巨。鄙人前索滬餉四萬，以司道久不詳復，心疑不應膜視若此。嚴札催索，牒甫發而詳文已到，餉亦俱至。義渠危如累卵，軍心渙散，銀米子藥，全賴敝處一力維持。成、蕭、蔣、毛四軍餉項，鄂台積欠過巨，亦不能不設法補苴。索之上海，即以濟之臨淮、六安，挹彼注茲，乞醴與鄰，在鄙人亦自有不得已之苦衷！想閣下能諒之也！黃昌岐淮揚水師本應早赴臨淮，以拯義渠之急。因少荃屢函稱蘇、松百湖千汊，師船不敷分布，故此不復以嚴檄催調昌岐，亦因丁泗濱王吉等船，暫可不必要調回外江耳。李泰國七船，近日果否到滬。江陰克復，蘇、常均有可圖。恐彼族攘臂其間，必欲掠為己功。即金陵合圍以後，彼亦必駕肩而來，喧賓奪主，奪我將士之功，尚不足惜；所最惜者，前則大掠資財，割剝遺黎，日後則百端要挾，損我國威耳。七船到後，并不令蔡國祥在船居住，頃有復總理衙門信稿，抄寄台覽。其會剿金陵、蘇、常，亦當續函阻之！諸維心鑒，順問近祺。

復李申夫

同治二年八月十五日巳刻

申夫仁弟左右：

接惠書具悉一切。應復事件，條列如左：

（一）行軍以渡水為最難，不特渡長江闊河為難，即偶渡漸車之水，丈二之溝，亦須再三審慎。恐其半濟而击，背水無歸；敗兵爭舟，人馬踐溺，種種皆兵家所忌。此次渡水扎營，本系冒險之着，又

不以全军同往，而仅去两营六百人；又不多带子药等物，致左营以枪炮不齐，而先退登舟；右营以子药不继，而参用锅铁：此皆调度不善之咎！然阁下本意欲急解城围，冒险挺进，不暇细思，亦欲力挽过于持重之弊，鄙人不深究也。

（一）阁下于午未间垒成后，即坐小划回营，留陈、郑独处危地，此不足服将士之心。惟晚饭后，又骑马至粽子店。夜又至沿堤巡哨，此节差足服军心！郑将不顾陈将，弃垒先遁，此最可恶！应否参办，请酌之！陈将守至四更，始带队冲出，可怜可敬！虽不能遽予特保，然亦必设法奖之。应即令其添募一营，并杨春华一营亦归其调遣，由阁下专案禀请，渠得三营，稍厚其力。而阁下仍与之寸步不离，庶有起色。

（一）袁桥新失之垒，为贼占据，此路已难再进。洪山口亦不易攻，则铜阜进兵之路已无可下手矣。喻镇似应会同席军，由茅坦进兵。至来书谓进夺袁桥，须得水师猛攻。此则不然，柳寿田仅带舢板四号，受伤至三十余人之多。阁下所坐小划，被困于狮子山，跳入芦苇泥淖之中，始得逃出。则该处之河窄滩浅，已可想见！岂水师用武之地哉？彭帅已派定湘营各船与喻吉三同赴铜埠，不患炮船之少。然该处断不宜多船，此自阁下阅历太少之故耳。

（一）春霆病又反复，颇为沉重。其军由燕子矶渡至北岸，又由大胜关渡至南岸，非十日不能渡毕，陆行又须半个月，万不能遽到青阳。朱洪章并无援青之说，若借彼两军以张虚声则可，若靠彼来会战解围，则不可也。复问台安，顺贺节喜。

复李希庵中丞

同治二年八月十七日

希庵仁弟亲家大人阁下：

接惠书，欣悉心境安逸，兴趣不减，虽难刻期康复，定可日起有

功,至以为慰!义渠所派普、张诸军围攻怀远者,为苗所困,粮路断绝。七月二十二日溃围突归,士卒伤折颇多,兵械委弃殆尽。黄开榜水师往援,亦失船六、七十号。现在陆兵未败者,仅何绍彩四营,及去秋招募之义字三营,水师则杨、彭部下丁泗滨、王吉等尚在临淮与相拥护,未知能否瓦全。苗逆破怀远后,复围蒙城,谷山,已至临淮,蒙邑恐难幸保。桐云近与义渠大相齟齬,萧庆衍在金陵相得益彰,饷亦稍裕。毛、蒋、周三军,在六安、霍邱等处,均属认真,亦得民望。惟成武臣被参稍重,受病已久;又与固始陈令积不相能;潘圯父子首鼠诡譎,成亦且疑且畏;以是郁郁不自得。其守颍四营孤悬淮北,亦如婴儿失母,寝食不安。是数者,皆须逸亭来此调停,庶武臣得舒其抑郁之气,潘圯渐化其猜忌之心,而河南守令亦不至十分作梗。顷得逸亭书,必须奏准乃可东来。敝处定于十日内出奏,令其综理周、成、蒋诸军营务,会办皖豫交界剿苗事宜,谕旨必可俞允,河南亦必无违言!祈代催逸亭迅速启行。至要!至恳!

致左制军

同治二年八月十八日

季翁仁兄大人阁下:

日内未得惠书,不审尊体可否全愈?将卒次第痊愈否?青阳被围已近一月,申夫败挫一次,东门一路已难再进。席军由西南进。味根换防池州,病者太多,亦不足以御黄、李,城中万难久支。青邑不保,则泾、南、宁、芜四城,湾沚、青弋江各隘,处处吃紧。现调鲍军上援宁、芜,而春霆抱病甚重,士卒病者缺者尚有四成,皖南之危,殆与去冬相等。敝处兵数九万,而无一支得力游击之师,诚恐一朝决裂,前功尽弃。幸赖阁下惠拨刘、王二军久戍徽、祁,大局不至瓦解。然宁、池苟有他虞,则唇亡齿寒,亦终累及徽、祁。义渠一军,自普、张溃退后,苗逆再围蒙城,临淮老营暂可苟安。然陆师

无一足恃，水师又以河窄水涸，爰莫能助，临淮倘不能支，则上游颍州、六安、固始、三河尖在在可危，筠仙履运司任月余，锐意为我谋兴盐利，甫有端绪，而又有岭南开府之行。敝处终日忧贫，而大处泊未能认真区画。尊处经营盐政，果大有裨益否？顺问台安。

复沈中丞

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

幼丹尊兄大人阁下：

接奉七月二十七日复函，敬悉一切！日内伏审玉体康复，勿药占喜，至以为祷！青阳被围已匝一月，申夫在北门外之十里铺扎营，被贼扑陷，士卒伤亡甚多。喻吉三、席砚香由茅坦继进，尚无确信。而城中食尽已久，万难再支，不特下游之南、陵、泾、宁，视青阳之存亡以为存亡，即徽、池、浔、饶各属，实亦防不胜防。青失则贼焰骤长，即使刘、王、段、韩等仍如冬春之苦守苦战，亦在胜负不可知之数。眷言大局，忧愧曷已！前调霆军回援皖南，断不能赴青阳之急矣。临淮唐帅一军自怀远溃退后，伤折颇众，军械全失，苗逆复往攻蒙城，故临淮老营得以偷安旦夕。然饷绌兵单，终虑难以图存。来示谓江席宜进攻石、太，与浙军步步联络，俾左帅得以次第肃清浙西，良为三省至计。惟贼数太多，官军大支活兵太少，其野战十分可靠者尤少。纵使青阳幸而解围，而下游无食可谋，群贼之回宁、广、湖州者其偶然也。内犯饶、广腹地者其本心也。弟之约旨卑思，不敢遽规广德者。盖有鉴于去夏之覆辙耳。厘局各员，台端固执谦退，不置可否，弟现派至江西办厘者已至十五员之多，日夕兢兢，常恐用人不当，不特贻害商民，亦必有损吏治。厘卡之争端，何一不与州县相交涉，不敢求一一稽查，但求于声名最劣者，以片纸见示，立即撤委！则惠我多矣。

再密启者：接奉初十日大咨，以蔡道将九江关洋税三分匀解一

案，咨商迅復。查蔡關道于七月二十八日，陪馮展云學使坐輪船來安慶，在何小宋處小住三日。初一日，馮蔡與彭雪琴同赴湖口，蔡道在此面稟公事三件：一言京米太少，江西本屆須解漕米進京。一言九江洋稅，可以三分之二解江、席，一分解安慶，一言茶葉落地稅，洋人紛紛不服，且華商于落地稅之外，別無厘稅，洋商于落地稅之外，又別有子口稅，亦不公允。宜將新章更改等語。弟比答以京米、洋稅二者，須稟撫轅，洋稅尚可函稟，京米必須進省面稟。至落地稅新章，應改之處，准由該道稟請酌改。但須與前次貼出告示不相矛盾等語告之。三十日。渠來稟辭，弟又囑其晉省稟見閣下。是蔡道歸浔後，即行晉省之說，敝署人人知之，彭、馮二公知之，九江府縣知之；不知南昌有所聞否？又不知厥後何故中止三分勻解？在渠以為遵旨辦理，然既未面稟，又未奉批，情理殊不妥也。渠之申報，弟尚未批，當即批令以後盡解江、席，不解安慶。其現已解到之萬五千金，敝處亦可徐解江席。如昨日解米三千石之類，亦可抵也。此案孫署司之初詳，蔡道之申報，弟與閣下之奏咨，四者皆有參差不符之處，諭旨亦作調停之詞。弟若備咨奉復，恐稍着斧鑿痕迹，故以密函布復，恕不另咨。又大咨中“萬難戀棧”一語，似有引退之志。自台端蒞任，江西劣員淘汰將盡，仕途為之一肅。門包供應，省垣絕迹。若旌從去位，則繼之者，恐難如此弊絕風清。即主兵如段、韓、屈、王等，皆能竭誠效命。客兵如劉、王、江、席、李等亦感激無間言。若另易他帥，亦難必眾軍之用命。弟忝附同舟，竊欲代皇上一為挽留，代百姓一為攀轅！可否涵納眾流，同支危局？伏候卓裁！再問台候多福。

復嚴仙舫

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二日

仙舫先生仁兄大人閣下：

接惠書敬悉此間軍事。自偽忠王竄擾江北，迭攻石澗埠及廬、

桐、舒、六，均以坚守幸完。该逆连不得逞，折而下窜，官军乘胜攻克巢、和、二浦并攻九洲，江北一律肃清。方意事机大顺，即金陵老巢或亦可图。不料苗逆复叛，陷踞怀远、寿州，全淮震动。大江以南则黄、李、古、赖诸伪王，由江右下窜，围我青阳，援尽粮绝，万难保全。而宁国、泾、芜诸城势必处处吃紧。皖南被兵最久，白骨如麻，屠人互市。或百里不见炊烟，而群盗纵横，方兴未艾。不知皖人何辜，遭此奇劫。贱子不幸，膺此艰巨！譬操坏舟而行大海、飓风之中，日引月长，靡届靡究，先生将何以拯我也？武赞臣新军效力桑梓，义不容辞，第不知新集之卒少有纪律，不扰闾里否？贱躯粗适，舍弟金陵一军尚属安稳。贱眷拟于今冬来皖一图聚处，附告以慰垂注！顺问台安。

复李申夫

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三日

申夫仁弟左右：

接惠书具悉。喻军能在鲢鱼山扎定，而钩军不能在袁桥扎定。喻镇之得处安在？贵部之失处安在？此等须切实讲求一番，不可疏略看过。行军以失陷营盘为大辱，罗、李诸公以比诸妇人之小产损胎，言失陷一次后，即惯陷而不以为耻也。江、席已至茅坦否？闻贼有回援苏州之说，青阳或有一线生机，春霆由燕子矶渡至北岸，日内当可渡至南岸，渐上芜湖矣。顺问台安。

致左制军

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五日

季翁仁兄大人阁下：

日内未得尊处缄牍，闻富阳克复，确否？果尔，则雄师必围杭州，而沪军亦攻苏日急，皖南诸贼当分股回救苏、浙，不能久扰青

阳、宁、泾等城矣。春霆援皖之师，已由燕子矶渡过北岸，再从上游渡回南岸，重阳前乃可达三山、南陵等处。青阳粮绝不能久持，克庵与二王约分道出岭，进攻石埭、太平。此举可行，青阳纵失，内外夹击，贼亦不能久踞也。蒙城四面围困，万难图存，临淮亦难久支。幸李世忠与苗结怨甚深，誓师进讨，或不至另添一波。新购轮船七号，月需各海关银七万五千，其条约利少害多，弟复恭邸一缄，亦抄寄尊览，尚祈密之。顺请台安。

复李少荃中丞

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六日

少荃仁弟馆丈阁下：

接两函敬悉。娄门之贼，昼夜扑我新营，程部轮班堵击，卒保万全。从此围攻苏城，益有把握，至以为慰！青阳围困，数年所仅见，江、席二军进薄城下，不知能解此重围否？春霆病体渐愈，其全军调援皖南先渡而北，复渡而南。日内可至芜湖，大局或不决裂。苗逆猖獗日甚！蒙城危在旦夕，都帅已派兵二千援救临淮。寄谕复催富公亲往，李良臣亦带五千人赴临与苗决战，人数实为不少。惟一国三公，心志不齐，义帅布置多疏，恐皆非苗逆之敌。思之忧悸无已！来示以扬军宜及时淘洗，良为至论。惟眼前人才缺乏，敝部别无独当一面之才可以荐达，阁下所稔知也。即江北货弃于地，亦无一好手，可以前往经理。敝处诸事因循，只为无贤可举，此心极不忘耳！顺问台安。

复郭意城

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八日

意城仁弟亲家大人阁下：

接惠书敬悉。此间近状。青阳被围已逾一月，米粮久尽，掘

食野草、菜根。守将朱云岩久病不省人事，以为万难幸全。幸江、席、李、喻四军力战，破贼垒数十座，立解重围。临淮及各路军情，详于二十七日奏片之中，想邀荃览。

淮南盐务先办。江西一岸大致粗定。筠仙亲家有一缄，条具盐务近事，抄呈尊览，其详细章程须俟奏定后，用公牋咨湘也。两湖一岸须南坡翁至此再行商办。郴、桂、粤盐侵入淮引地面者，似应于东征局酌加厘金，以重邻私之税，收复淮引之地，已札飭县丞梁葆颐禀商东征局前往察看，尚求阁下体察情形，主持一切。既以税邻保淮为题，自应在于淮引界内议加，不可于郴、桂、粤引界内议加。梁葆颐者，梁笔珊、俩裳两编修之胞侄，于尊府丁酉、甲辰皆有年谊。其家昔年鼎盛，即敝联中所谓八年九子四登科者也。近则凋谢略尽，无以谋生，国藩惻然悯之。又因该员轩爽明敏，似一有用之才，故于其到省之便，特派此差，俾得修谒哲匠之门，或可因材陶铸，渐有成立，则梁氏门户实有赖焉。安庆所存铜炮，废者三十七尊，共重万四千余斤，将留为火药局铜轮之用，不能解湘。计铸钱不满三千串，亦无甚裨益也。诸惟心照，复问台安。

复毛寄云制军

同治二年九月初三日

寄云仁兄大公祖同年大人阁下：

奉到惠缄，驳议固本四镇一疏，义正词严，浩然之气，不可逼视。弟近日破觚为圜，久不进此侃侃之论矣。

青阳被围三十八日，江、席、李、喻四军合力大战，尽破贼垒，立解重围，皆阁下之赐也。现令江、席、朱、李等由石、太、旌、德进规广德，鲍军由宁国进规建平，两路得手，即可会趋东坝，与浙师成合龙之势。惟各军久病积劳，纷纷请予休息，

失此时势，恐冬令水涸，炮船难入，机会难逢，又不能图东坝矣。

任镇星元即日当调，令由湘赴粤。忠都转尚未到苏，筠帅已奏派许次苏代理。京米一事，恐仅有湘省实解米石，江西与湖北均经奏明不征本色。明年太仓奇绌，正不知何以支持也。相去日远，南望怅然。诸希心照，顺问台安。

致左制军

同治二年九月初五日

季翁仁兄大人阁下：

自富阳克后，尊处如何进兵？芑泉已逼会垣否？驰系无已！青阳解围，若乘胜长驱，从石、太、旌、宁以攻广德，鲍军由宣城以攻建平，本可直趋东坝，亦可与贵军渐渐合龙。无如江、席部卒多病，苦求休息弥月。朱、李则久困新挫，皆难遽振。入冬水涸，看来今岁又不能图东坝也。临淮局势已稳，蒙城则万难幸保。苗逆之技，筑垒必逾丈，掘濠必渚水，攻人专断粮道。此外实无足畏。只因滨淮上下无一善战之营，遂养成该逆气候。而群捻亦駸駸附之，未知何日了此一段耳？尊处兴办盐务，闻商情极为踊跃。弟顷亦改淮南新章，先行试办江西一岸，湖北则被川私占尽，骤难措手。弟于鹺务初无所解，阁下当有特见，脱去臼科，尚祈惠示一二。顺问台安。

复陈作梅

同治二年九月初六日

作梅仁弟大人阁下：

承囑鄙人以全力经略淮扬，大处着笔，诚为名言至论！惟先

哲称引《利不什不变法》，国藩则谓“人不什不易旧。”都、吴、冯、乔诸公固亦不厌人望，然环观目前人材，求所以易之者，其材德果能什于诸公乎？抑能倍蓰于诸公乎？杨、彭之意，皆欲终老水乡，不复请观它乐。即临之以朝命，强之以其所不欲，而位置何席，亦未敢必其远胜前人。此外，则黄茅白苇，弥望皆然，虽楚而未必有材，未邻而已觉无讥，在皖已多苟且迁就，安能更谋淮扬毛羽不丰，固不足以语高蜚也。顷略整顿盐务，试行西岸，拟由西岸而推及楚岸，由盐务而推及厘务。次第更张。盈科后进，至于汰其骄惰而实以朴勇，惩其贪劣而易以惻怛；刻尚未遑及此！敬闻高论，铭刻不忘！复问台安。

复沈中丞

同治二年九月十九日

幼丹尊兄大人阁下：

接奉八月二十七日复缄，敬悉！前疏计日将奉温旨。上感君恩，下怜民望；知仁者必有不忍决然者。鄙人无状，亦窃附诸绅耆之列，一致攀辕之忱，想鉴之也。味根日内来皖城，谈及渠与研香新构嫌隙，难以合军。研香亦稟请回籍养病。弟以诸军势均力敌，不相统属，恐一经轻进，不肯回顾。因与味根熟商，请其打破石埭后即行回驻石门、洋塘一带，保江西之藩篱。盖苏杭贼势穷蹙，必难久踞，舍皖南、江西别无可窜之路。一旦有事，饶州有江、韩两军，景德镇有段、王两军，庶几有备无患。研香去志颇决，弟慰留之。如果肯留江皖，则或驻建德，或驻枫田街，请卓裁预筹见示！以便会同飭遵。弟于厘务力求整顿，盖实出于不得已，至于扰累商民，大拂公论，则弟亦不敢出此。所虑卡员奉行不善，流弊日多，来示欲派大员坐局，聚精会神。顷派范云吉赴江，敬求随事训迪。于卡员劣迹，一有所闻，即告云吉惩究！

是乃台端所以惠爱商民，亦所以匡助鄙人也。漕改本色一案，尊疏中“限以成例，官无可赔；准其实销，费无从出”四语，最为破的之论。连日与黄南坡熟商，天津采买商米，毫无把握。欲求大宗数十万石，则断不可得！必须由东南疆臣运解，乃可不误要需。弟因拟一疏稿，将漕船、屯丁等大政，一并陈请更张，拟于日内拜发。此议若行，则江西拟解漕折银若干进京，均可改为米石。阁下尚未复奏，可否于复奏时，即照鄙议雷同出之。伏候鸿裁。即请台安。

复李少荃中丞

同治二年九月二十日

少荃世仁弟大人阁下：

接惠缄赐书敬悉。忠、侍皆赴苏州，黄老虎自青阳退后，已回湖州。恐其归并苏属，则尊处愈形吃重。望坚嘱前敌诸军，但图自守，不求进取。如其汛地太多，守兵太少，则攻苏之兵，亦未尝不可暂行撤退。传称‘战勇气也，’而以‘彼竭我盈’为决胜之机。贵部战无虚日，胜不绝书，恐亦将近‘再衰’‘三竭’之候，而贼当屡挫之余，积愤难遏，不可不加意戒慎。国藩败挫多年，慎极生慈，常恐一处失利，全局瓦解；心所谓危，不敢不告也。闻贵处各统领骄气日深，士卒骚扰，声望远逊于去年。不知传闻失实，抑或微有端倪，尚祈悉心体察，反复申诫！保全令问。至幸！至幸！黄昌岐久不赴淮，在沪又不得力；杨、彭两帅，均大不以为然。顷将两处来信抄示昌岐，檄令即日赴淮，再迟不能不参！幸亮我苦衷也！近日尊处与舍弟添募甚多，鄙人殊以统领者不称，多辖为虑。拙性拘谨，每见高掌远矚而致疑耳。白齐文再出投诚，自是汉人之畏洋兵，或可少息。幼丹告病，两函挽留，温诏亦必慰留，当不致愬然也。顺问台安。

复左制军

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

季翁仁兄大人阁下：

接惠复敬悉一切。所示度贼所必至，甫到急击，不宜过于迟回，正中此间诸军之弊。即如青阳解围后，乘胜锐进石、太、古、赖诸逆实无固志。乃江席以病卒太多，苦求休息，朱以病重求假归，李、喻以孤军人少不能独当一路。席又以与江齟齬，引疾谢事。坐是迁延，至今未进石埭，去青阳仅八十里，玩寇弥月，而六、颍、固、安诸军其情形略与此相类。军兴日久，诸将视贼如先世之夙债，得偿固佳，欠亦不恶。催之不动，责之不畏。敝部观之，殆无可以平贼之理。沪军较敝处锐气稍胜，然闻骄矜扰民，顷以一书规讽少荃，未知能否整顿！贵部刘、王两军，其气习远过敝处，不知蒋、魏诸队，又复何如？江、席、李、朱辈，自以由旌德进剿广德，为不易之理。近观其气象散漫，行止迟疑，恐缓急不能应手。已与味根商定，石太克复后，江军回扎石门、洋塘一带，以保江西藩篱，席军或驻建德，或驻视田街，函商沈幼帅再定。非弟之姑置广德，不愿与浙师合龙也。深入而难期有功，则不如退守饶、景，保全江西之为愈也。尊处兵力本单，规取杭会，万难再顾江皖。然饶、广、徽州，处处关系贵军粮路，刘、王二军仍望在此三府附近周旋，所以惠江皖亦即所以保浙疆。敝部所调度者，可徽可饶，决不由池、宣一意进取也。闻京仓需米至急！弟顷议复户部崇厚筹备京米一折，抄咨冰案。如有不妥叶处，祈指示！浙江今年是否可办米若干石？若照上海商捐之案，则明春举办，尚不为迟。若浙力不能，则沪当竭力图之。顺问台安。